

国安题材 特情文学 敏感高地 隐秘历史

暗算

PLOT AGAINST

麦家/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丁丑, 2
67

麦家 / 著

暗算

PLOT AGAINST

世界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算 / 麦家著. —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03.7

ISBN 7-5012-2060-3

I. 暗... II. 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8264 号

暗 算

作 者: 麦 家

责任编辑: 张光勤 赵凌云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book.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5

版次印次: 2006 年 3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2-2060-3/I · 14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原谅我，不能在此津津乐道地向你们复述所有具体的细节。我们的时间不多。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复述”本来就是所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它们的高潮。没有复述的活动是无从着落的，复述就是复活。当我们回忆往事时，往事就变成了现在的一部分。

——摘自张小波小说《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



《解密》 麦家 著

一部破解秘密的小说 一部走近天才的小说
一部叩问命运的小说 一部挑战智力的小说

麦家的《解密》《暗算》堪称中国“特情小说”的姊妹篇。小说《解密》描写了一个隔绝的神秘地带——701基地和一群共和国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特种战历程及他们的情感撕掇。

江南世族容家不仅是香火世袭的显贵，而且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数学世家”。正当容家的数学天才向着国际数学领域迈进时，历史的大动荡和社会的巨变却使一个学者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他和另外一群人隐姓埋名，在神秘的701单位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密码破译工作。这是一场时空的智力

战争。无名战士们在数字领域摧毁着敌人的阴谋，同时又在无形中摧毁着自己……

主人公是从事破解密码的特殊职业者，他有着天赋极高的智商、孤僻冷漠的性格，以及幽深莫测的奇幻命运。但是，由于国家的利益和事业的需要，他们的故事往往隐匿于世俗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传奇的人生、家族的秘史、天才的智慧、诡异的想像、莫测的命运和荒诞的现实在小说中交织纠缠、激宕迭现，给人一种强烈的艺术震撼与思想震撼。

小说既有着人物命运和情节本身的紧张，又有着思想和智力博弈的酣畅，受到军事迷和悬疑迷读者的热烈欢迎。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正由《暗算》原班人马拍摄之中。

暗算

PLOT AGAINST
“701”基地机关重重

解密机器年复一年地运转

在封闭的山谷中，智力与命运交相缠绕

在这部“特情小说”中，你得到的不仅是破解
过程的酣畅，更体悟到一种真的悲凉

麦家 男，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现供职于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等，多部作品获国内外文学奖项。被公认为21世纪国内最新锐的青年作家和著名编剧。

PLOT AGAINST

目录

序曲 ❶

上部 听风者 ❶

中部 看风者 ❷

下部 捕风者 ❸

PLOT AGAINST

序曲



01

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然后你的人生像火遇到了水，或者像水遇到了火，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我也有。坦率地说，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

02

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

那是12年前的事。12年前，我是个30岁还不到的嫩小子，



序 曲

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不过，有一次，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本来，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用心记，基本上已默记在心，无需我亦步亦趋。可临了，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于是紧急要求我“飞”去，现场组织资料。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正如诗人说的：凭借着天空的力量，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主要是想让我“尽快进入情况”。但是，我一出机场，刚要跟小领导见上面，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不问青红皂白，要求我跟他们“走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说着就推我走，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路上，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又何尝知道呢？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带走”，要不就是错误的。我反复跟“二位”申明我的名字，是麦子的麦，家庭的家。我父母给我起名麦家，是出于谦卑，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因为，麦家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耕作的意义，农民的意思，很朴素的。

话说回来，“二位”对我名字毫无兴致。他们说，我们带的就是你，错不了的。听来像有点不讲理，其实全是理，因为有人有鼻于有眼地指着我喊他们来带我的，哪会有错？那喊他们来带我的，也是两个人，在飞机上，我们坐在同一排，听他们私下交谈，乡音不绝于耳，给我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我也正是听到“两位”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殊不



暗算

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公安把我和我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坚定又权威”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遵纪守法”的国家干部。所以，相关的审问通过得还算利索。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见闻”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老乡”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是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的。他们认为满口家乡“鸟语”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人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隔壁有耳”，听之闻之，一清二楚。于是，心存不安。于是，想“亡羊补牢”。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而我也不是那种“见人熟”，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飞上天，



序 曲

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蹙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一走了之”。

03

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一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



暗算

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的。我不能想像，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世面”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艺，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说来，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也许是在山里。我以前便听说过，那县上有个大单位，住在山沟里，很神秘的，他们进山之后，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都举家迁居了。也正因如此，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说法倒是很多的，有说是搞核武器的，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等等，莫衷一是。这样神秘的单位，有人邀请你去看看，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我虽然心有余悸，依然不乏冲动。但却迟迟没有成行，大概还是因为“心有余悸”吧。

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有人开车找到我家，说是有人要



序 曲

请我吃饭，让我上车。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他们首长。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他说你去就知道了。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去了，果然如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共七八个。原来，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年年如此的，已经坚持五六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

至此，可以说，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

04

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 701 的故事。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一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7”字有关，如英国的皇家七处，前东德的七局，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日本的 731 部队，美国的第七舰队等。说到中国，就是特别单位 701，这是



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其性质和任务都是“特别的”,下面有三个“特别的”的业务局:

监听局

破译局

行动局

监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就是走出去搞谍报。侦听,就是要听天外之音,无声之音,秘密之音;破译,就是解密,就是要释读天书,看懂无字之书;谍报,就是乔装打扮,深入虎穴,迎风而战。在系统内部,一般把搞监听的人称为“听风者”,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看风者”,搞谍报的叫做“捕风者”。说到底,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只是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两位神秘乡党,其中一位是当时701的一号首长,姓安,人们当面都喊他安院长,背后则称安老板;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姓吕,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人称“老地瓜”,就是老地下的意思。两位都是“解放牌”的革命人物,年届花甲,在701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701的特殊客人,可以上山去“走一趟”。

山叫五指山,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就像五个手指一样伸长在大地上,自然有四条山沟。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出得山来,就是该县城关镇,是个